

生/活/随/笔

七夕的爱恋



游刚

转眼之间就是七夕了。

正是暑热渐消,凉风习来之时。几阵儿细雨之后,开始有了天高云淡的意绪,带着瓜果飘香喜悦,不知不觉就步入了诗意盎然的初秋时节。

七夕,正是带着诗意而来,带着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而来。这个以爱情为主题的节日,携着延绵数千年的美丽传说,承载着无数美好的祈盼和思念,以梦幻般的满天星河,描绘出浪漫的天上人间。

在这样的时节里,天上的星星,与人间的烟火,都在演绎最美的故事,都在酝酿最美的情怀。有凄苦的思念,“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有团聚的欣喜,“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有深切的祝福,“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更有无奈的落寞,“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样的时日,让千百年来的人们思绪万千,吟出的诗句灿若繁星,在银河间闪烁着令人沉醉的光芒。

牛郎织女的爱情,最能打动我们的是彼此的相望相守,而又能如期相逢。在我们的眼里,似乎没有曲折和波澜的爱就无法刻骨铭心,也似乎越是残缺或者艰难,就越让人挂念与珍惜。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恰好演绎了这样的情节。我们或许都曾在爷爷奶奶的讲述中,曾痴痴地仰望星空,看着牛郎与织女而遐想,为他们的故事而感动,为银河上的鹊桥而痴迷。

我相信许多人,都是在这样的美丽传说熏陶下,带着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中长大,期望着一场生死之恋,期望着一场惻惻缠绵,更期望着与相爱的人相守到老。在这样的期待中,每个人都会迎来自己的爱情,或悲或喜,最终成为属于自己的一世

悲欢。只是,爱情总是那样可遇而不可求,最真的心未必能获得最真的情。即使拥有了爱情,在经历激情浪漫之后,当生活回归到现实,爱情往往会悄然褪色,隐退到生活的背后。几千年以来,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总是那么含蓄,羞于表达,习惯于把爱恋静默于心中,甚至只能在难眠的深夜,独自默默地回忆,默默地思念,默默地向往。

还好,我们有这样一个节日,七夕节,让我们在这样的日子里,一起大大方方地谈情说爱,一起仰望星空,一起回味和讲述,一起观望与祝福。都说是鹊桥相会,其实都说的是自己心中的主角。那本就梦幻无比的星河,为每个仰望的人闪烁,收纳着属于人间的最美的亮色。其中,牛郎和织女星自然异常明亮,星宿也许未动,但人们相信,善意的鹊儿们一定搭好了桥,牛郎和织女一定相会了,身旁百鸟啼唱,星云迷幻,那么美好,那么浪漫。在这样的时光里,空气中都弥漫着爱情的芬芳,让人情意缱绻,顿生眷恋。

与七夕传说故事相反的是,我的父母亲,却在我自幼而来的眼里,演绎着平实却美满的爱情。父母亲是媒妁之缘,在偏远的乡下结婚生子。父亲是村里少有的高中毕业生,母亲却是干部子女,母亲嫁给父亲,从未嫌弃父亲的贫寒。在记忆中,父母亲每天成双成对,一起早出晚归。白天一起在田地里忙活,中午回家一起做饭。做饭时,父亲坐在屋檐下刮土豆,母亲提着木桶喂猪。母亲炒菜,父亲坐在灶前加柴烧火。晚上,母亲坐在灯下,穿针引线做针线活,父亲则坐在旁边看书。他们偶尔也会争吵,也会怄气,但过不了多一会儿,父亲都会想法子把母亲逗笑。后来父亲考上了干部,到另外的地方去上班。有人曾问母亲,就不怕跳出农门的父亲变心吗?母亲淡然一笑,脸上坚定而从容。她和父亲,早已彼此相融,何来分离。如今我们都长大了,每到七夕,母亲都会做一桌最香的饭菜,和父亲一起过节,一起牵手到外面去看看星空。即便岁月浸染了风华,父母亲依然在属于自己的爱情里,心满意足,地老天荒。

可见,无论什么样的爱情,唯有珍惜,才是幸福的源泉。七夕,让我们在这个浪漫的节日里,再次沐浴爱河,且以爱情的名义,变得多情而温暖,与相恋的人深深相恋,与相爱的人深深相惜,在爱的星空下,共度婵娟,无论是在远方,还是在身旁。

(作者系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诗/绪/纷/飞

古镇



黄海子

坐在古镇的石阶上
两边的屋紧闭着门
风从门缝里带出油盐柴米的味儿
也能听见锅碗碰撞的怀旧

石板路一直延伸到看不见
戏台上的苔藓在阳光里枯萎
唱腔,坐打,还有水袖
一样都没记得住
短短的吆喝——
黄糖凉糕哦
声音让整条街孤零零的

那个老人
守着她的手艺
满脸的安详

游鱼们一直都在
就像这河,一直绕着这小镇
它们偶尔跃出水面
搅碎倒映在水里的房子

风还是照常穿过河
纳凉的那把木椅
已经在角落里睡了很多年

蚂蚁在破败的女儿墙上举着落日
我怕它一不小心
将这老屋压塌

河一直怀念有船的日子
渡着镇子
渡着来来往往

桥修通的时候渡口就闲下来
渡船横亘在渡口
被时光晒成一枚落叶

“起渡啰!”
谁的一声呼喊
渡船睁开眼看了看落日
又翻身入睡过去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美/丽/重/庆

行走彭水



张春燕

这是每块泥土都深藏着故事,每条小溪都流淌着诗韵,每缕清风都飘荡着音符的地方。

汽车沿着乌江画廊蜿蜒前行。时值炎夏,彭水满目苍翠,水碧天蓝。这武陵山区独特的清幽与深邃,让我越往前走,多角度、立体化观赏它的景致风物的意愿便越强烈。

彭水之行,纠正了我脑子里固有的一个常识性错误:我一直以为古黔州是在贵州的某个地方。却原来,古黔州的州府所在地,就在彭水,具体而言,是彭水县的郁山镇。而从古长安到彭水的黔中道,是唐朝十五道中影响很大的一条道。这缘于古黔州在唐代作为达官显贵的主要流放地,得到了从朝廷到民间的广泛关注。废太子李承乾、李忠等四位皇室成员,以及朝廷重臣长孙无忌都被流放于此。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以及刘长卿、刘禹锡、贾岛,还有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都曾在此驻足,留下了大量作品。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刘禹锡这两句诗典型地代表了当时一些无奈挣扎在落后甚至蛮荒之地的被贬官吏或落魄文人的心声。黔中道的每一条栈道、每一块青石、每一道岩壁上,都刻下了这样凄楚、苍凉的人生之叹。

我们踏上连接起古黔州与现代幻梦的郁山镇特大桥,走进积淀着丰厚历史文化底蕴、曾经是古黔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郁山古镇,这里是盐丹文化、流放文化的发源地和其他多种文化融合的大展台。它的两款特色美食——分别创始于清乾隆、嘉庆年间的晶丝苕粉和擀酥饼,迄今还以独特的制作工艺和醇香口感拥有众多粉丝。然后,在稻田边驻足,在石磨盘上歌唱……

在郁山古镇,我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小心翼翼,缓缓前行。总觉得自己脚下的土地甚至每一粒尘埃都附着了一个有知觉、有情感、有灵气的灵魂,头顶天空中每一朵云彩都缀上了一双写满失意、忧虑而又渴望、期待的眼睛。生怕惊醒了那一个个千百年后依然鲜活、灵动在历史天空的生命。

行走在“苗妹香香”稻田的田埂上,神醉于扑鼻的清香。这稻田以葱茏的远山和峡谷、清溪为背景,那小溪自幽深的山谷里潺潺流淌,我感觉只要溯流而上,就一定能够走进充满理想色彩与人性光辉的桃花源。

第二天傍晚,我面朝乌江,背依黄庭坚曾经读书、写作的绿阴轩,在斜阳中眺望远山,目力所及处是一个小峡谷。太阳在山的背后投射来薄薄的亮光,向我闪着奇诡的诱惑。遐想山的那边,一定有许多不为我所知的秘密,许多神仙演绎着让我心醉神迷的故事。

如果说乌江画廊是一首美丽宏阔的绿色史诗,那么,彭水就是这史诗中动人、奇崛的篇章。行走彭水,我要在绿阴轩细细探究那些当时及后人刻下的诸多文字——有黄庭坚的,也有他的追随者和景仰者的;我会在浮满了诗情画意和山歌鸟音的阿依河漂流,把身心浸润在两岸青山与一河碧水中,让所有的留恋与向往都被染上翠绿的颜色;我要坐进鞍子乡苗寨的盘歌堂里,聆听那可以让灵魂飘飞、让心儿明亮的歌声,不舍昼夜……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文/艺/范

毕大师的儿童画



朱一平

在西班牙,观看了两次毕加索博物馆。一次是在他的故乡马拉加;第二次在巴塞罗那。虽然,之前也从画报、视频中点滴看到过其画作,知道毕加索是立体主义创始人,其画追求破碎、解析与重组,对人性进行多侧面的剖析。但这么多数量、长时间欣赏毕加索的画作后,感觉眼睛对不准焦距了!脑袋仿佛被门夹了,找不到北。

一进入博物馆,不知是到了地狱或是天堂,四壁上或站或坐或卧的还是人类吗?这些似人非人的壁,眼睛耳朵胸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手脚有的像兽蹄有的像飞禽或九鹰白骨爪!

感觉进入了大力乱神之境界。著名的《哭啼的女人》,表现的是战争带来的痛苦。这个女人眼睛如炸开的板栗,泪水滚滚,脸颊上几把匕首,下颚由几块方形铁皮错落交替,牙齿毕现的大嘴,吐出一大堆不知何物!这张被一大堆兵器切割得支离破碎的脸,把战争给平民带来的痛苦,表现得惊心动魄!这幅画算是我勉强能够揣测的。更多的如果不听讲解,是完全蒙圈的。比如《三个音乐家》,初看就红黄绿蓝等色块,听讲解后再看,左边一个在吹单簧管,中间在弹吉他,右边是个唱歌的。更抽象的是《孕妇》,一个直立的黑色铁杆上,上端并列两个桂圆核大的黑点,代表眼睛,中段的大圆球说是孕肚……真的是一说就明白,不说脑袋大面积空白。

毕加索青少年时期,也是写实主义,不管是素描还是油画,都是佼佼者。后来随着照相机的诞生,虽然是黑白,但照片比画更加真实。还有,艺术的发展在于创造,新的形式或许能够给绘画闯出一条生路。也许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就是这样诞生的。也有人说,他借鉴了非洲木雕和埃及纸草画风格。借鉴与创新,是艺术能够不断蜕变的必然之路。

毕加索说“我花了一辈子学习怎么像孩子那样画画”。我觉得他的立体画就是高阶的“儿童画”。有不自量力的人说,毕加索的立体画他也能画。天啦!你会剽窃模仿吧。毕加索的立体画可是前无古人之创造,他是超现实主义的开山鼻祖。而且,这些“儿童画”蕴含着无限的想象与奇异的构想,是常人无法企及的。

最近我欣赏了毕加索珍贵的现场绘画视频,他先是单线勾勒,然后,各种颜色,一层涂画一层,每到一层都是一幅画,以为画完了,他又涂画一层,层层叠叠,最终才是庐山真面目。好像他开始不知道要画什么,只是动起笔来再说,边画边想边改,直至呈现出他想要表达的。如同幼儿最初拿起蜡笔,胡乱涂抹。难道,成人涂鸦也是他开创的吗?

毕加索,是位双目圆睁炯炯有神的神汉,怀揣的却是孩童般纯粹的灵魂。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